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李全玉

謄録貢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諸傳會通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江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冦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

史竟遺之則康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畧加疏剔于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

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于僖襄三桓之㽙兆于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讐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内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多採録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已

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録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廉于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閑户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于科舉之學也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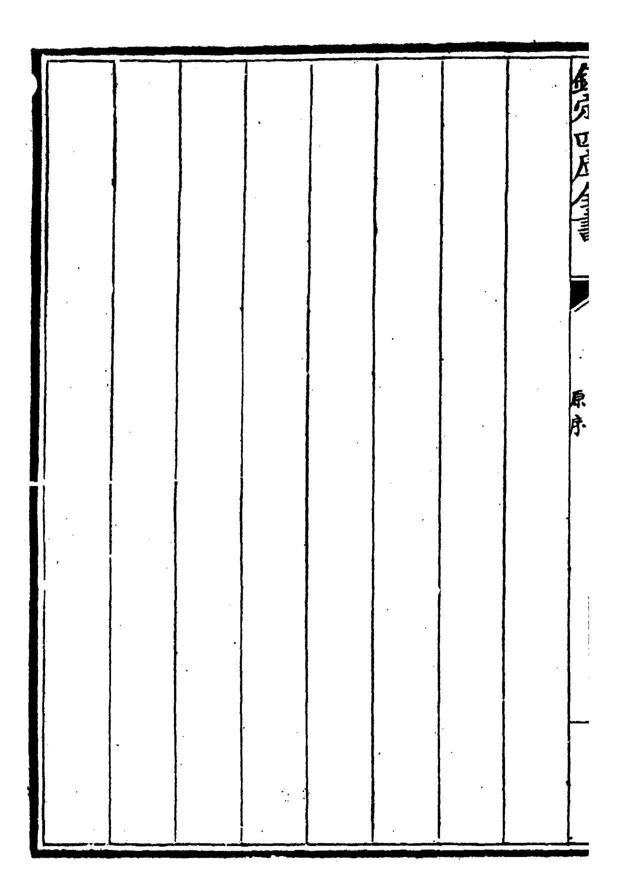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會通原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畧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名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已為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

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録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别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謭陋盡取諸傳會稡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

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説及諸傳記畧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廼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於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春秋會通凡例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他說庶不誤引用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案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

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决不可從者畧疏於謹案下而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別為附錄庶不紊雜經注

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畧疏其是非於謹案下大率多以胡氏為主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

一此經大槩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辭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辭同皆通經提掇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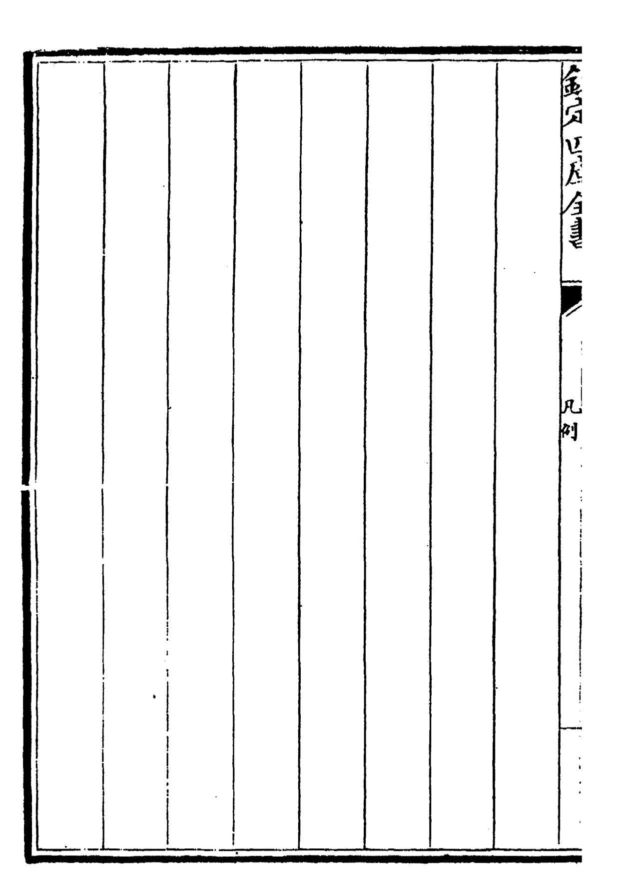
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

先儒議論

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翦删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案下


欽定四庫全書
凡例

春秋諸傳序

晉杜預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盖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文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葢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

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

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漢何休公羊傳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

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晉范甯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
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

糾為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毋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説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或未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

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説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艶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

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宋胡安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

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

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

經本忠恕則蕇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賛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

王氏新說案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

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吳楚僭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丄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于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鄗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于周史此工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

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于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于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于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

丧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説用以斷獄决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粤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虚無為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黙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賛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汴京失守舉族北遷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寳位于三綱

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敘邦經永康國步

宋樓鑰陳氏後傳序略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葢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

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説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説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秉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

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舉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玆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

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盖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

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舉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

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讀春秋綱領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案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案此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之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案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案此孔子修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為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襃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餘見程子序

案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六文言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剝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案此春秋尊君抑臣外四夷存中國之意也

書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誥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案此春秋公賞罰嚴恕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　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

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矣

案此春秋予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

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案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又曰俎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又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季氏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討

賊慎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敘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

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

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税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

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

謂常事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

損其文以寄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子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案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著於此

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盖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盖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

辭同者正例也辭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

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

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案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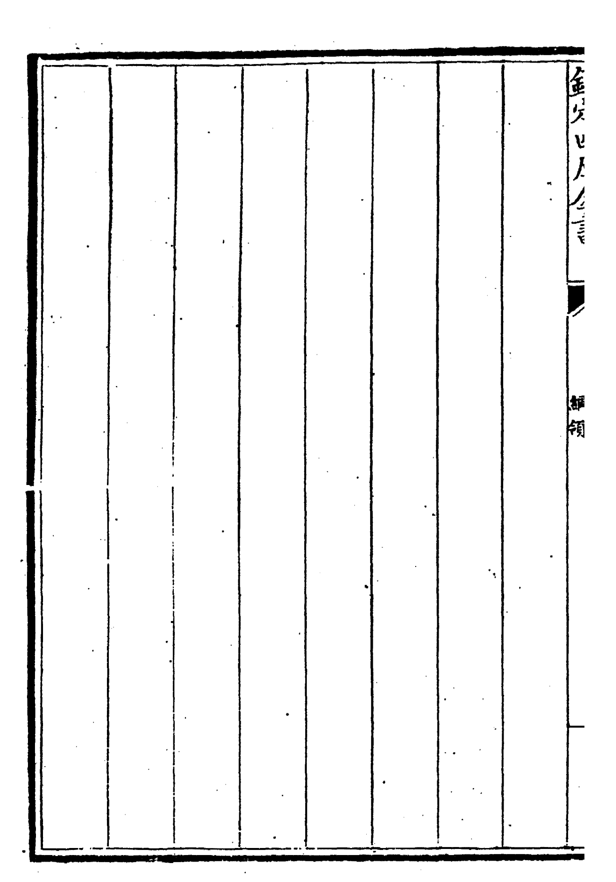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

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

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啖趙謂

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寖失其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汩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紫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春秋會通卷一

元 李廉 撰

左氏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改也 公羊 疏案三統歷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何氏休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舊以為獲麟而作九月書成春作秋成故云春秋非也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矣 穀梁 疏編年有四時春先于夏秋先于冬舉二字以包之 胡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

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案春秋名義三家說同而杜氏錯舉四時以為名之說為當

左氏 杜氏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本意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今麟出非時聖人所以感也絕筆于獲麟一句所感而起因以為終也始于隱公者以平王東周之始而隱公讓國之賢君也

公羊 疏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乃作春秋九月經成何以始乎隱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浹王道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太平以瑞應為效也

穀梁 昔周道衰陵孔子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于是因魯史修春秋于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先王之道既宏麟感而來應

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焉

胡氏 孟子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然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諸侯猶來朝列國猶有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人望絕矣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哉文成而麟至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也

陳氏 春秋非始于平王始于桓王也繻葛之敗彝倫攸斁春秋所以作也故終鄭莊之篇皆特筆

案春秋作經之始終胡氏託始之說本孟子文成麟至之說本穀梁感麟而作公羊杜預之說同獲麟而止公羊穀梁之旨異蓋公羊以為因麟而脩經經成道備托言太平瑞應故就以為止穀梁則直以為經成而麟始至為少不同耳後世又創為先得白麟之語不經甚矣

隱公 名息姑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在位十一年

左氏 魯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十二世至惠公惠公元妃孟子無子繼室謚子之娣聲子生隱公後又娶宋女仲子仲子生桓公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惠公欲立桓公惠公薨桓公少隱公即位而奉之

纂左氏謂惠公欲立桓公故隱公自以為攝位然仲子既非適則隱公居長不得謂之攝也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左氏 注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公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穀梁 疏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 胡氏 稱元

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而遠近莫不正矣舜紀元日商稱元祀此經書元年亦述而不作者也元即仁仁人心此雖三名其實一物語元則隱語心則顯

陳氏惟王者然後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以周語及竹書考之則諸侯之作史改元皆出于共和之際史記魯真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二年始記厲王奔彘則記年所由起也

案體元之說四傳皆同獨諸侯不得改元本何休說而陳氏因之然何休則以為王者然後改元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稱元而陳氏直以為魯僭改元又不同矣胡氏云若謂諸侯不當

改元則當書四十九年正月豈聖人經世之意哉故當主杜氏○又案胡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于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于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又案程子謂元年只如人家長子稱大郎此雖微異亦通

春王正月左氏王周正月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公羊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也故假以為王法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穀梁雖無

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胡氏周正建子則冬十有一月也商以丑為正而即位書十二月則月不易秦以亥為正而建國書冬十月則時不易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不敢專也故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加王于正大一統也正次王王次春四字乃聖人立法創制非魯史之舊文矣陳氏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類是也言月皆周月如康誥三月名誥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至東遷後國自為史不惟改元又改歷矣夫子脩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罷魯也張氏此所謂春乃建

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紀夏正也

案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為建子得之矣而畧于春字之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為春得之矣而畧于正月之文至穀梁則皆無論焉其烝祭下曰烝冬祭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為建寅之月然亦未嘗明言之漢唐孔氏諸儒則直以周孟春為建子之月矣至宋諸公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春秋書春為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但聖人虛立春字于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亦曰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如此說與夏時周正二義並行而不妨近世有不主胡氏

者以為東遷之後天子不協時月侯國不奉正朔故魯亦改歷以十一月為春夫子因而書之以罪魯之僭擾天紀此亦陳氏之意也其說無据不可從但如胡氏說則經有不書月而止書時處又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則見于陳寵傳甚明白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為春也朱子又曰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此論疑可通今備載陳寵說于下○又案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新安陳氏所謂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是也据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此四字乃聖人新意今亦未敢強為之說備錄以俟知者○又案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

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也○又紫謝氏曰元始年也人君以德敎養天下始于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于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

附錄　不言即位　左氏　攝也注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　公羊　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欲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明隱公本無受國之

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

穀梁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胡氏 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事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令隱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自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案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左氏說已見前○又案胡氏謹始例春秋十二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惠公本欲

立桓則隱無父命桓公客死于齊則莊無父命閔有子般之亂僖因閔公之亂則閔僖皆無父命既無父命又不請于王故削其即位不予其為君也此與衛晉書立齊小白書入同義文成襄昭哀雖無王命而父死子繼承國有名得書即位穀梁所謂繼正即位是也此與書子同生罪陳乞弑君同義桓宣二公亂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定之即位在六月不可不謹皆特筆非常例比

附錄五始三統之義

公羊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

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矣

案春秋諸公首年皆具元年春王正月惟定公不書正月定無正始也書春王正月九十三春王二月二十一春王三月十九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而皆繫以王者存三統也止書春不書月者九十六事在所畧不必書月也春正月不書王者十春二月不書王者三桓無王也無事亦舉首時者四時具然後成歲也隱公十年無正者隱

不自以為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魯地公羊作眛此私盟之始左氏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注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貴之

公羊及者何與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邾婁之君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始與公盟也此其可褒奈何漸進也注凡書盟者惡之為其約誓大甚令春秋假新王于魯此直善其慕新王之義非善其盟也

穀梁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

胡氏魯侯爵而稱公臣子之詞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

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陳氏 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

張氏 凡會盟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歃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而魯邾之好卒不能久成矣

案邾為附庸左氏穀梁皆同但二家皆以附庸例稱名為例故或以為貴之或以為美稱不知首開私盟之端何美之有及字之義三家皆同然但知予儀父而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為汲汲于善事矣且既知春秋惡盟誓而又不敢言褒儀父之非于是以為善其慕新王之義愈失之矣故胡氏發中國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叔例合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工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安邪○又案魯邾之盟

五蔑進猶出于公祲祥扶句繹皆出于大夫此世變也○又案稱字例胡曰王朝大夫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又案儀父既為字而祿父行父林父又以父為名趙子亦以為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為字胡氏獨以為名要之不可一論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莊二十二年　鄢趙子曰當作鄔蓋自鄔至共為便路若南至潁川鄢陵即不當奔共也

左氏

初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故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嵒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公羊

克之者何殺之也大鄭伯之惡也段不稱弟當國也注言段本欲當國為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

穀梁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甚

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言去已遠矣猶追殺之何異探其母懷中之赤子而殺之乎

胡氏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帥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咎為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處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偷況以惡養天倫使限于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

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陳氏克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先君之子稱公子必簒若爭國而後但名之州吁陳佗之類是也段稱弟則疑于侯夫段稱公子則疑于禦冠

案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又案此書克與弗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穀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弗克納○又案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況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于真有罪者而非可用于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注宰官咺名也天子大夫書字今惠公久薨仲子未死一則贈死不及尸一則豫凶事故貶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公羊 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仲子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車馬曰賵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胡氏 春秋以天自處繫王于天為萬世法冢宰稱宰咺其名也王朝上中士書名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于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賵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前賵仲子則名冢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陳氏 歸賵蓋命之也其曰惠公之仲子者脩春秋之詞也

張氏 春秋加天于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也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案王臣稱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陳氏曰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卒名之舍是無名道矣則㫋之書名諸傳皆貶也但杜氏以為天子大夫則王朝大夫至魯多矣何以皆不書官公羊以為中士以官録謂以所繫之官録之則不應與宰周公同稱宰趙子又以為只是名氏如宰予之類則此經為無貶矣皆非也○案程子曰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㫋以見之○又案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賵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于是胡氏陳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左氏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適也注客主無名皆微者凡盟以國地國主亦與盟公羊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注宋稱人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内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則與可知穀梁卑者之盟不日胡氏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此志者有宿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珠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于司盟猶不以為善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畔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陳氏魯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

案魯宋之交始此而離于六年之輸平○案凡盟不自內止書及者凡八高傒處父荀庚良夫郤犨向戌上皆書日者諱公之盟也穀梁是矣宿盟之為微者諸傳皆同獨趙子以宿為諱公與大夫盟女栗為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齊翟泉之例為不同耳是蓋不知卑者盟不日之說也○又案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又案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為離盟三人盟為參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氏非王命也注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非王命故不稱使穀梁來者來朝也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

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直書曰來不予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經于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予正其本也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討祭伯不能詔王正典刑而遠來朝之非阿私乎**陳氏**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為稱則但書來祭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故與介狄同文**張氏**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

案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為朝而公羊獨以為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為爵而公羊獨以為字吳子又以為寰內諸侯例稱字若以伯為爵則毛伯召伯榮叔祭叔是何爵乎遂以伯為字此皆其不合者也左注是○又案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于祭公則曰諸侯為天子三公

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為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為寰內諸侯而又以叔為名公羊䟽遂以公為爵伯為字而以為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續考○又案春秋止書來者七祭伯寔不與其朝介葛盧白狄皆不能朝祭叔不與其聘祭公仲孫皆無詞以為稱餘婦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公子益師卒

左氏 衆父卒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注卿佐之喪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公羊 何以不日遠也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胡氏 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冊者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書日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書日左氏以為公不與小

在外皆書曰三家之說皆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斂熊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

案程子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于天子故不與其為卿○又案此條胡氏辯甚當但經書內

臣三十二人惟益師無駭俠得臣四人不日又似不可曉

附錄公羊世說

三公羊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曾時事也異詞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畧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曾之

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畧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觕故内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内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内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内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内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晉侯會狄襄二十三年邾鼻我來奔是也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公此例又見成宋亂下

案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證皆鑿○又案朱子曰公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之事也及邾盟朋友之事也克段兄弟之事也開卷人倫便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此外交之始左氏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公羊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穀梁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胡氏戎狄舉號外之也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張氏譏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脩政事以啟猾夏之階

案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是也

附錄春夏不書王穀梁注凡年首月承于時時承于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奉時承天也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于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也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向皆小國穀梁以向為我邑此入國之始**左氏**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注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公羊**入者何得而弗居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注入無大小茍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胡氏**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非王事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具事直書義自見矣**陳氏**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夫

將書大夫自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

案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興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小國

左氏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注庈父費伯也前年費伯城郎今因得以勝極

公羊 此滅也其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 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

胡氏 無駭不氏未賜族也餘同入向義

陳氏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俠鄭有宛詹紀有裂繻猶有未命大夫也

案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穀梁則以為貶滅同姓以

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

○又案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

其我入祊不入此例書入二

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曰庚辰七月九日 **左氏** 戎請盟 **胡氏** 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謹于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而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于日者必以事係日而前此幾不日宿不日後此密不日石門不日獨盟于唐書日者謹之也 **張氏** 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日者至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于此固有國所尤謹也

附錄書日例 **公羊**疏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

皆書時　穀梁　凡公卿之盟皆書日甲者之盟不日外盟不日公卿盟不日者渝也

案二家于尊者盟書日之說相反甲者盟不日之說相同以齊桓盟多不日觀之則公羊稍長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緰左氏經作裂繻　左氏　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逆也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氏　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陳氏　春秋之初大夫恆稱

人必有好事于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

案公羊女在國稱女紀履綸逆女是也在塗稱婦媵陳人之婦是也入國稱夫人臣子之詞也又曰婦者有姑之詞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是也○又案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内女為夫人凡入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内女為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郯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又案莒慶高固之來逆不稱女非君逆也蕩伯姬來逆稱婦姑不當自逆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作紀子帛以為裂繻字也左氏魯故也注莒魯有怨紀侯

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繼好息民故比之内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

公羊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胡氏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缺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吴楚之君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類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

陳氏　外特相盟也特相盟不書書紀莒志諸侯之合也

案紀子伯之說左氏傳會作子帛然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有不通矣穀梁又以伯為長皆穿鑿之詞也程子本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若陳氏直以為二國則伯字又羡文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夫人隱之妻也卒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胡氏邦君之妻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不書葬以明順也

案子氏左以為桓公之母即仲子也公羊以為隱公之母則聲子也程子從穀梁胡氏因之

鄭人伐衛左氏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至是鄭又伐衛討滑之亂也注治取廩延之亂胡氏聲罪致討曰伐征伐天子之大權令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于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陳氏鄭衛交怨也侵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用衆焉稱師大夫將書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案用兵例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觕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為觕案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芭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案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又案胡氏

侵伐例

本趙子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以長歴推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左氏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則食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胡氏日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歴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案日食例春秋三十六胡氏取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此例二十七言朔不言日食既朔

也葢晝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是也此例一桓十七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此例六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夜食矣此例二莊十八僖十五公羊曰某月某日朔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謂二日食如此年二月己巳食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謂晦日食如莊十八年三月食是也二說惟穀梁精但晦食之說徐邈以為皆前月晦葢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庚戌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之晦也然正月晦而冠以二月者葢交會之正必主于朔今雖未朔而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係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今案徐邈說甚明而范氏于宣十年四月

丙辰下注云已巳在丙辰晦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則又直以為本月之晦與徐說不合要之徐說是但穀梁疏于宣十年下不再舉徐說以辨之遂成二義耳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秋四十八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桓王立左氏以為實壬戌赴以遠日欲諸侯速至 **胡氏** 春秋十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案胡氏不書葬之說本杜氏公羊以天子不記葬者失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作君氏 **公羊**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譏世

卿世卿非禮也注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因其卒絕之

胡氏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為後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于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案尹氏之為天子大夫公穀皆同而左氏經文書君氏卒遂以為隱公之毋聲子也言隱公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不敢備禮于其毋不赴于諸侯不祔于姑所以不言薨不言夫人不言葬不書姓特為公故書君氏以別凡妾也張氏以為於義例皆無所據故胡氏不取○又案春秋書

氏有武氏崔氏公羊皆以世卿為譏胡氏則以崔氏為舉族皆奔此義稍異

秋武氏子來求賻之始此來求左氏王未葬也注武氏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公羊其稱武氏子何譏父卒子未命而使為大夫也何以不書使當喪未君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胡氏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于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案經書來求者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喪未君故不書使桓十五年家父之求車雖稱王使然諸侯不貢車服所求非所當求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左氏宋穆公疾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宣公舍與夷宣子即殤公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穆公子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位

胡氏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或日或不日謹則書日慢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會盟則名于載書聘問則名于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有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紫宋鄭之爭始于此因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為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於防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始因宋殤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弒然後已馮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然公羊不責殤公之忌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地　齊僖公十一年

左氏　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

胡氏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于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禮記周豊之言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來告會盟則書而不削者

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陳氏齊鄭合也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然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為之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夫子作春秋于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焉于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

案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于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與也左氏于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茲乎

癸未葬宋穆公　胡氏外諸侯葬因魯會而書或日或不日者備則書日畧則書時或葬或不葬者有怠于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有討其賊而不葬有諱其辱而不葬有治其罪而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周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　穀梁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　胡氏取者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收奪之名牟婁杞邑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陳氏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為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

為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也

張氏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

案取字例胡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嵒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郕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然濟西汶陽復故田而亦曰取何哉茍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左氏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穀梁作祝州　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無月

左氏衛莊

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桓公立十四年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羊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 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注凡非正嫡則謂之嫌 **胡氏** 此公子州吁也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不以賤妨貴少陵長亂何由作春秋之旨在于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道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張氏** 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案春秋公子弑君者五商人歸生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

左氏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注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公羊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遇禮為朝天子若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

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注內為志非不期也與八年傳不期異義遇禮又見昭二十五年

胡氏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共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

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于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案纂例六遇清谷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乘梁丘皆以爵列書外之遇也而胡氏獨以為外遇四以為季姬鄫子則當在內遇例以為桃丘則本以會出惡又不當同于簡禮之例穀梁于此傳曰遇者志相得也蓋因桃丘弗遇以為志不得相遂為此辭則當從桃丘公羊注曰遇例時而疏者引六月季姬遇防以為書月甚惡之則又當從防蓋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為外遇然及字又同于內遇之文且季姬鄫子何得以尊卑言之要之只纂例是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諸侯會伐之始左氏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

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于鄭隱二年之
伐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
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
人許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胡氏

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可但已乎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示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公羊 翬者何公子翬也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注据叔老會伐許不貶 胡氏 翬以不義强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于異姓之卿况翬已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于早罷其兵柄猶使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故于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孔子曰言之重詞之複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寓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 陳氏 書之復書之終春秋變一嚴矣 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

附録 陳氏 陳氏 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三例 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

意而後見于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于文以同文為猶未也而至于變文則特書也

案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翬溺皆貶詞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猶貶翬之說公穀以為翬有弒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之然翬未弒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未有言帥師而翬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碏曰王覲為可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公羊 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注明人其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穀梁 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注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即討致令出入自恣謹其時月以著臣子之緩慢也

胡氏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伐鄭之役公孫文仲主兵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之心亦夫人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陳氏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公子初弒君衛人為之變終風日月之詩作于宮中擊鼓作于國中不踰年卒討之故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見衛之有臣子也

案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良霄是也欒盈良霄雖非弒君而皆叛逆之

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弒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弒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為賊商臣弒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于討賊蔡般弒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于討賊者罪齊蔡國人不以為賊而君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

左氏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注善其得衆故不書入

公羊立者不宜立也稱人衆立之之辭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予正不予賢

胡氏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可予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陳氏

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然後可以書立矣

案春秋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宮煬宮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疑于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又案謝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春秋會通卷一